

「形」是宇宙間的一大秘密

——方圓之美

／ 姜一涵

這篇文章是個人多年來對於「形」苦思冥索的一點體悟，於一九八五年赴美渡寒假時撰成，原希望能在報紙副刊上發表，所以行文舉例力求通俗。但由於篇幅太長，且仍難適於一般讀者。遂置之篋笥，不曾發表。今以「美育雙月刊」編者徵稿，乃以此應之。深望關心造型藝術的朋友有以教之。

作者附誌一九八九年二月



一、宇宙的玄妙與神奇

有人說，藝術家最大的特長是能從平凡的事物中發現一些不平凡的東西。

方和圓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是那麽平常，却又是那麽神妙莫測。我們在沒有出娘胎以前就是一個圓，降生以後目接手觸，衣食住行所需幾乎無一不與方圓有關。可知人生與方圓從先天上就結下了不解緣；然而我們每個人對於方圓竟然那麽渾然無知！

我很難確定自己是打什麼時候起，才注意到方圓之美，並日益體會到它們的玄妙和神奇。最好的說法是：個人注意方和圓已經很久很久，而且優游其間越來越真切、越興奮，以至陶然自得非一吐為快不可！

面對這樣一個嚴肅的大問題，在原則上我採取了兩大方向和步驟：第一步，從先民造字、造詞的原意上抉發先民由方圓所引生的宇宙觀及其美感經驗。這是從義大利法學家、歷史學兼語言學家維柯(Giombattista Vico, 1668—1744)所主張的從語言學的根源上去探討一個民族的歷史、哲學或美學所得的啓示；第二步，是從造型原理的

「原型」(pattern)以探測方圓之美妙和秘密。

其實任何問題、任何學問，從根源處追溯總沒有錯。查考「方」字本義有：併比、平行、方正、垂直、道義、法術、方向、動勢、文章、恒常、平面、象徵地……等多重涵義，若不了解「方」和「方形」寓意之複雜和玄妙，也就無從體會到方之妙用無窮；同樣的，若不詳知「圓」字的原義有：周匝無缺、渾淪、整體、運轉、空無、道、一、生命、象徵天……等涵義，便無法體認出「圓」和「圓形」所涵蓋之完滿、永恒和大美。

「天覆地載」和「戴圓履方」(准南子)是漢代對於方圓的認識，也是漢人的宇宙觀。人類在古代早就意識到自己頭戴圓(天)，足履方(地)：「天覆地載」乃是表明天之覆蓋以及地承載一切原是天地的大使命，「戴天履地」則又是任何人都無法脫逃的大責任，所以古人對於圓和方的意義很敏感，也很強烈，一直對它有一種敬畏之情。大概由於後來世事紛紜，人事複雜，一般人太注意自身的現實生活問題，對於許多周圍的大問題，也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以致人類對於方圓的認識和情感反越來越淡薄了。

在古代典籍中，尤其是文學方面，對於圓的崇拜景仰、靈活運用真是俯拾即是。在詩經中涉及日月的詩所佔比例相當大。歌詠日月與圓形崇拜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圓在先民的意識中，有其極真實而又神秘的感受。除了日月之外，動物

的卵、植物的種子都是圓的。人類對於「方」的意識之產生、運用則是遠在「圓」之後。所以方的被發現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大進步。因為方是經人類創造設計，極具理智的產物。是故方的運作對人類文明史的重要性遠超過圓；因為圓是一種自然的產物，方則是創設的。

方與圓是構成宇宙最基本的兩種形：圓象徵天，代表自然(上帝)的存在；方象徵地，代表人為的設計。再從此兩種基形演變出各種形來。人類對於形的體認以至運用，一則是基於天性和本能，一則基於創造的意欲和實用的目的。

無論如何，人類探尋形之秘密已經有了很長的歷史：原始人從開始以色彩紋身、以樹葉蔽體時起，就開始了他們的探秘工作，幼兒從降生不久，看到慈祥的面孔就會發生喜悅的微笑，見到猙獰的形相就會恐懼或哭號。——但形却是無法探得謎底的大秘密。古往今來大哲人、大藝術家已經探索了千百萬年，我們對形所知道的仍然是那麽有限；尤其是因為形的背後總是蘊藏著無窮的秘密。

科學的昌明、機械的精密，已逐漸揭開了宇宙間的許多過去被認為神奇的謎，可是對於形的秘密仍然只知道一個皮毛；這就是星象學、占卜術在科技掛帥的今日依然大行其道的主因。由於星象學是企圖從林林總總的形象中歸納、約化、提煉出一些律則來，再運用這些律則去測度形象之後所隱藏的秘密，但是任何高明的星象學家都不是全能的天才，他們所探得的永遠

是那麼有限，生命和命運也就成了永遠揭不開的謎底。

探討形之秘密的另一群天才人物是藝術家，他們在這方面的成績也被歷史所肯定，但即使是真正大藝術家也像星象家、魔術師一樣，永遠讓世人半信半疑。事實上，藝術家所探得的秘密與真理之間確實有些距離；也就是說，藝術家所創造的藝術常常是似幻似真，總是帶了一些魔術的意味。例如畢卡索是一個很理性的人物，可是他的藝術作品却充份表現了他的魔術性和吊詭性。他的理論、作品永遠不可能像哥白尼的地動說那樣被科學所證實。——這說明了：形的秘密，可能被大多數人所認同或肯定，却永遠無法用科學方法來證實；這是實驗美學之所以流行一陣子就會因技窮而止的主因。

二、秘密的探索是人類之本能

探形之秘是人類的本能和慾望，幾乎每個人都或多或少、隨時隨地在運用這種本能；年齡越大、閱歷越多的人，越容易誇示或展現他（她）這方面的特殊才能：如年長者為子女求偶相親，即便是從未受過教育的人，也會相信其觀察、判斷的權威性。主管徵求員工，也會充份發揮其主觀的判斷能力。這種判斷能力就是觀察者透過被觀察者之形相以透視其全部人格、性情，以預估其未來可能發生的一切。

我要再舉一個現實的例子，以說明探求形之秘密是大多數人的日常工作的嗜好。（一九八四年）十月間報上刊出英國黛安娜王妃攝於肯辛頓宮的母子照。當這照片映現在我眼簾的一霎，我不自覺地喊出來：「多美的女人！」一星期後，報上又刊出了消息說，黛安娜的髮型風靡了整個歐洲，而且成為目前美國最受矚目的女性之一。我舉這個特殊的例子，目的在說明：全世界的人無論男女老少，都很注意外形，並隨時運用「形的探秘」工作。因此，我相信，人倫品鑑是探形之秘和欣賞藝術的起步工作，古今中外並無二致。所以人物品鑑不僅可

養成一般人審美觀念，並可訓練「探形之秘」的能力，但是黛安娜之風靡全球，固然由於她的外型美，而真正的美還是寓於外形之內的德性、風度和一種攝人的高貴氣質。因為人的外形和內質都是宇宙間最大秘密。



△石澗、千竹圖

三、歌德的名言

歌德對於形有這樣的名言：

內容人人看得見，
涵意只有有心人得之，
形對於大多數人是一種秘密！

以上的話，在詞句上非常明白；但仍須要略加疏解。現在仍就黛安娜的像片為例，只要識字能讀報的人，一看到像片和標題，就很容易知道她是英國王妃；但王妃的來歷，黛安娜的身世，與王子結婚的經過，只有有心人才知道；至於黛安娜為什麼美？美的要素是什麼？再進一步，若想通過她的形貌透視她的內慧、氣質和風度；不但一般人說不出，就是專家也會異說紛紜。——其主要原因就是她的外型之內蘊藏了無限秘密，而上帝

造人既沒有固定的公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法則。上帝為什麼把她造得那樣美？永遠沒有標準的答案，而且將永遠是一大秘密。

四、形的探秘者——藝術家

一般說來，學造型藝術的人對於形的敏感度和對於形的支配能力當然要比普通人高明，但是若想對形的秘密做深度地理解，參透到它的核心却並非每一個學藝術的人所能辦到的。比方說，塞尚告訴世人，宇宙間構成一切形狀的基形是：圓球、圓柱體和圓錐體。凡是美術系的學生大都知道塞尚這句名言，但當我以這個問題試問大學美術系各年級的學生，以至各年級的研究生：

「為什麼塞尚說一切形狀的基形是圓球、圓柱體和圓錐體？也就是說，塞尚怎樣發現了有關形的這一大秘密？」

多少年來，我對於此一問題從來不曾得到滿意的答覆。事實上，像這一類問題，就算是專家們也未必有令人滿意的解釋。而我個人曾試圖用各種比喻、各種方式來詳加說明。却又因為語言的表達功能或學生的領悟能力之限制，使我的解釋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像這樣抽象的問題，只是聽懂或知道了，並沒有多大用處。一個學藝術的人，若只是記得了塞尚所說的「一切形狀的基形是圓球、圓柱體和圓錐體」這句話，對於藝術創作，以至於藝術品的了解和欣賞都不會有什麼助益。以下我要就個人探尋形之秘密的經驗寫在下面，以與愛好造型藝術的朋友們共同參考。

五、點的秘密

一切造型藝術，如繪畫、雕塑、陶瓷、建築、書法等，都與「形」有極密切的關係，造型藝術的創作者，必都是形的探秘者。個人對於「形之秘密」的探索有一段漫長的歷程和無數艱苦的經驗。首先是當我初學國畫時，老師常常告訴學生這棵樹的姿態不好，那塊石頭的形



△盧梭，沈睡的波希米亞人（1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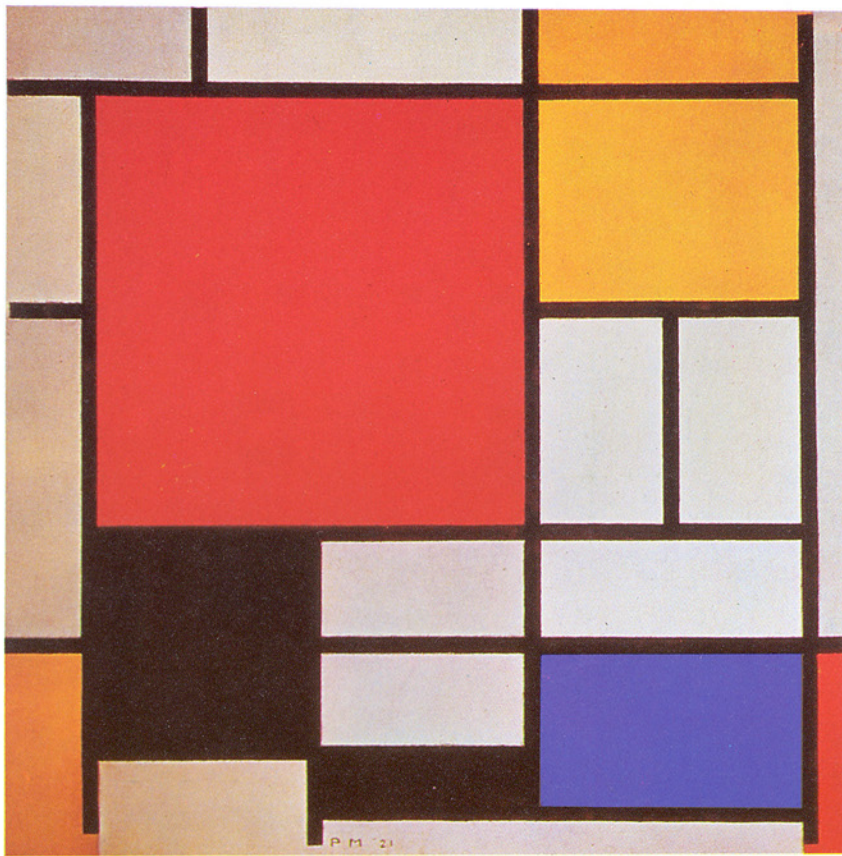
狀不對；但當學生反問為什麼？老師却找不到適當的解釋來作答。又有一次老師在一幅剛畫完的畫上加了許多苔點，學生問：「為什麼把苔點加在這裏？而為何不加在那裏？」老師回答說：「這全憑經驗，很難說出道理。」當時，我認為：「苔點點在某一地方，一定有其道理，也必有其美學和造型上的理論。」數年後當我讀研究所的時候藉着石濤有關點的一段題跋撰成「石濤對於點的妙用」一文，詳細發揮了點的奧秘，後來收入中央日報編印的《現代文選》中，經過修訂又納入我的「石濤畫語錄研究」的第三章裡。那篇會心之作，頗獲師長輩如黃君翁、張十之、劉延濤、呂佛庭諸先生之謬賞，可是它對於初學國畫的人曾發生了些什麼作用，則非我所知。因為點的本身之形，以及點背後所蘊藏的秘密必須親身體驗、發掘、印證，才能變成創作的依據和生命力的泉源。

六、盧梭形內寓有兩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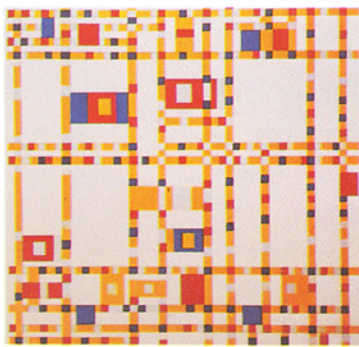
在西方畫家中，揭開形之秘密的偉大人物之一是亨利·盧梭（一八四四～一九一〇），他獨特的創新風格，純樸、神秘的造型，蘊藏了人類最原始、最真實的本質。他所畫的「夢境」、「馴蛇者」中的人物、樹和草，浮雕似地浮出畫面，有些人物（如「沈睡中的波希米亞女人」）則有如非洲雕刻（圖版 ），他一方面把握了現實中的真實，再加上幻想中的世界，以致使他畫面上的「形」，同時寓有現實和幻想兩個世界。而且將宇宙間的秘密大量寄於樸拙的形象中。在中國畫家裡的龔賢、陳洪綬、金農、齊白石等人物的作品都將樸拙厚重的趣味，寄於純樸的造型之中。可惜最近的中國畫家，大多數表現得那麼浮薄，忽略了理想的無限世界，於是「形」便只是光禿禿的外殼，也就喪失了其神秘性。



△盧梭，馴蛇者



△蒙德里安，黃紅青黑的構成（1921年）



△蒙德里安，百老匯（AD 1942~43）

七、孟德利安的矩形結構

在世界藝術史上，孟德利安的矩形結構是有關「形」的革命者，也是形的秘密之最偉大的發現之一。所以他被譽為「抽象的幾何哲學家」。

近年來，我常常感到塞尚所發現的三個基形，似乎缺了些什麼，孟德利安正好彌補了此一缺憾，現在先讓我略述孟德利安所給予個人的啓示和震撼。

一九七三年頃，紐約高根漢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舉

行了一次「孟德利安作品大展」，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那麼多孟德利安的原跡。當時我剛到美國不久，欣賞能力僅能領略他早期的作品，而對他的矩形結構則全然無法接受，當然也無從領悟其美和意義。最多只是感到好奇。由於他早期作品中樹枝的結構與齊白石、李可染等畫家的結構有某種程度的相通處，我乃擷取其意念作了一些枯樹的寫生，在我的畫集中有三、四幅（如「春之謳歌」、「秋收後的葡萄園」等）均為當時的作品。後來我對那種結構形式漸漸失去了新奇感，又開始追求他的第二期作品，即橫與直的短線之組合，在孟德利安的遺作中，利用橫直短線組合的為數較少，也比較瑣碎和單薄，成功的作品也很少，所以他很快就跳到了第三階段——即矩形方塊的運用。他的第二階段雖然沒有第三階段那樣成功，但却也有他的重要性，亦即若沒有此一階段就無法發展出第三階段來；同時這種橫直線組合運

作，在傳統國畫中也偶有發現，如界尺畫中的建築物，有很多是利用橫直線的組合；然而大半停在具象的寫實層面上，抽象結合一直不曾出現。在近代的大家中只有齊白石偶爾觸到這一層面，他一九二五年所作「荷塘」，橫的圓混點（荷葉）與縱的直線（荷莖）之結合佈置，其精神與孟德利安第二期的作品頗相通，齊氏的枯荷、玉蘭花、梅花的幾何結構也和孟德利安早期的結構原則相吻合。所以個人對於齊白石之能夠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是從東方繞到西方轉了一個圈子又回到自己的家，方才悟到寶藏原早在自己家中。

至於孟德利安の後期作品，正像歌德說的，它對一般人來說是一大秘密。我個人也是經過十多年的艱苦歷練，才突然「頓悟」出來的。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民國七十二年秋，我應魏子雲先生之邀在文復會的講演前，放出了孟德利安的一幅矩形結構畫的幻燈片，一位學生大叫說：「這不是老師的雙松園的結構嗎？」經她一點，我也頓然景悟到我早已在不知不覺中運用了孟德利安的結構原理，而且恍然洞悉了矩形結構的美妙和神奇。若沒有那次的開悟，便永遠無法真正了解矩形的秘密。

不過，我還要略加解釋，對孟德利安的了解，我曾經歷了十多年的奮鬥，就像演算高等數學習題一樣，是一步步從小學的加減乘除，經過小代數、大代數、幾何、解析幾何、微分、積分……慢慢進步來的。於今我不敢說對孟德利安的矩形結構全然洞悉，最少已觸及到它的秘密，並感悟到它的美妙與神奇。

這使我想起物理學諾貝爾得主丁肇中答記者的往事：記者問他願不願將他們在歐洲的高能物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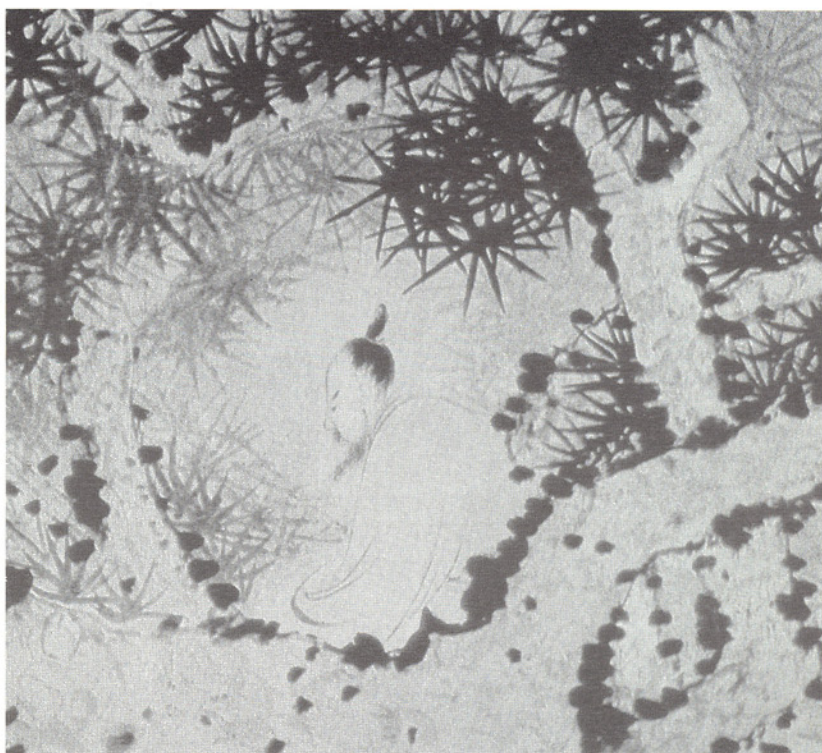
的內容向一般人解釋一下。丁先生說：「其實參與研究的三四百人之中，能深入了解的也不過三數人而已。」（大意如此）我想對於「形的秘密」能全然了解的人，恐怕全世界上也只是極少數而已。因為「形」是宇宙間的一大秘密。當今科技雖發達，沒有一個人能全然了解宇宙之秘，當然也沒有一個人能完全了解形之秘——我個人所了解的仍是那麼有限啊！

個人與一般人所不同的是，我深切體會到形是宇宙間永遠探不盡的大秘密之一。我們愈熱愛真理、逼近真理，就越感到興奮和惶恐，也就越積極而奮發。

塞尚對於方如何詮釋？怎樣運用？將另做查核，最少他不曾像孟德利安一樣，形之於理論，並推演出一套哲理來。

八、方圓之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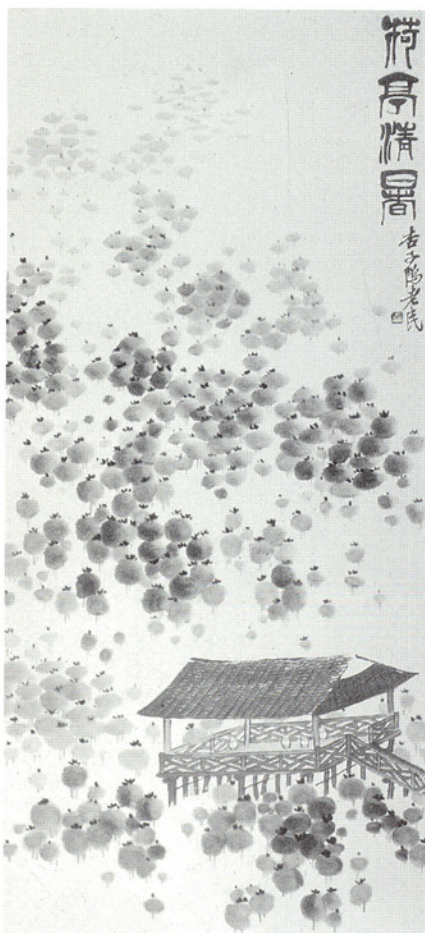
我國先民早有「天圓地方」之說，雖然科學已證實了地球並非方的，但我仍深信這是先民經過長期觀察體悟後所創設的有關宇宙結構的大律則。他們把天和地抽象化、神化，而使之成為創設宇宙間一切人事物的主宰。「天造地設」之說，就是視天像神（或上帝）一樣，握有一切創造權；而視地為與人結合的現實中的一切設計者。所以「天圓地方」的「天」，並非指仰頭所見之天，也非指太空，而是古代哲人所虛設的一種象徵的概念，是創造一切的全能之主宰；「地」，自然也非指足下所踏之地，或地球之地，而是古代哲人所想像的現實世界中一個全能的设计者。於是「天」和「地」就成了創造宇宙，設計現實世界的兩種相對待、相牽制、相彌補，而又互相完成的偉大力量和主宰。而「圓」和「方」也就成了宇宙間最原始、最單純和最完美的形象。



△石濤，黃海松濤圖（局部）

我們必須承認，原始人類對於真理感應的本能和發現哲理的智慧，常常超越科學之上：如海鷗測岸的能力，螞蟻預測氣候的本能，均非科學儀器所及。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肯定圓與方是創造宇宙、設計現實世界的兩大蓋天彌地的永恒的大法則。不但要肯定，而且當誠信，進而要景仰膜拜圓與方在宇宙和人世間的偉大、神秘的權威及力量。必如此，才能真正體認得圓與方之莊嚴與神聖；也必須如此，才能毫不虛偽地，深切地悟到矩形之大美，行文至此，讀者當能相信我對「矩形」感受之真誠而深邃吧！同時，也該相信我對孟德利安之景仰絕不是出於盲目的崇拜吧！恕我再嘮叨一句，凡愛好藝術，尤其是從事創作的朋友們，付出你最大的愛，最真誠的信賴，去膜拜、去鑽研，去逼近那天上人間具有無限權威、莊嚴而完美的圓與方！——因為它們是掌握了天上創造之權和地上設計之全能的那兩個神！

朋友，你不難看出，我因突然參得了圓方之秘，所帶來的興奮；同時，我確實是以宗教熱誠的心靈去投入方圓中。否則，我們若把圓方兩者的內容抽去或忽略，好像一面鏡子的玻璃被打破了，只留下一個圓架，一幅帶框的名畫的畫心被竊走，而只賸下一個空框子，那麼這「圓」、這「方」又有什麼價值和意題呢？同樣地，圓與方必須賦予內容：以圓象徵天，以方象徵地，這樣一來，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上帝創造的，人類所設計的，統統被包涵於這圓方之中；回頭來，我們再循著圓方去了解宇宙之秘密，去探索生命之義諦：我們堅信整個宇宙是一個大圓；原子、核子、細胞都是無數個小圓；阿米巴是圓，人初懷孕在胎胞中，又何嘗不是圓。再談到方，人類設計運用方的機會太多了：抬頭看看：壁上的門窗、字畫、桌上的書刊、硯墨，以至我現在寫文章的稿紙，稿紙中的



△齊白石、荷亭清風

方格子……。如果我們肯回頭多想一下，看到圓的電燈，我們必須深謝富蘭克林和愛迪生；坐火車時，則當思念司蒂文生。就這樣圓方才被賦予生命和情感，而在我們眼前和內心跳躍着、生活着！

現在我該對圓和方總結幾句，先民以圓象天，以方象地，『圓』是自然生命的創造之理，「方」是人為設計之則；「圓」是先天而存有的道，「方」是後天地而設施的法。石濤說：「規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天地者，規矩之運行也。」意即依規矩而成方圓，從圓方以測天地，由天地之運行而顯規矩，可知方圓之為用大矣哉！

九、絜矩之道

從理論上說，圓是先天的、本然的；方是後設的，人為的。可是在中國古代算學上却有「圓出於方」的說法，周髀算經上說：

「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用矩之道：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

可知我國早就知道矩的廣泛用途和功能。此處之矩是指工程上所用的曲尺。用矩可以劃直線，並可用以測高、測深、測遠；若將矩之角固定而移動兩邊則可劃圓；將兩個矩會併則可構成方形；因之，我們也稱方形曰「矩形」。

但是國人對於矩的功能和用途始終未予充份發揮。在中國哲學、藝術、文學上討論圓的著作有很多，也比較爲國人所接受。國人似乎特別偏愛圓，中國的民族性也偏愛圓。所以有人說中國文化是圓的文化，是很有道理的。

可是有關矩（方）的討論和讚美的文辭却較少。例如在文學用語中：「圓滿」、「圓潤」、「圓融」、「圓通」等都是完美的形容詞；而

有關方的用語，如「方正」、「方位」、「方技」等都缺乏美的意象。在語言學上有這樣一個常則：在一個人的語言文字中，其所用的字或詞出現的頻率越多，即表示他越關心這件事情；其美意越多，則越愛此事物。推而至於整個民族，仍然合於此一常則。

從國人偏愛圓而忽視方這一點，足以說明中國文化發展的大方向一直是偏向着圓的。圓而神，方以智；圓是走曲線的、柔和的，可發展而爲圓融的慧；方是走直線的、剛健的，向前推演、發展而爲邏輯科學，在中國文化中沒有發展出邏輯科學。且缺乏制度和原則的觀念，更缺乏創造制度，設計法規的意向和動力，這與傳統觀念之忽視矩（方），和國人之一向不長於矩（方）的運作，因而缺乏作直線推演、思考的習慣有絕大的關係。

以上所學的，由於國人受觀念意識所支配，而形成一些民族習性和特殊的思維方法。如我國的柔道、茶道、圍棋，傳到日本之後都有了嚴格的規則和學習評判的標準。近百年來，我們則只有跟著別人轉圈，一直走不出自己的路子來。所以我深深地體會到：談復興中國文化、發揚中國藝術，就得走向科學的道路、建立合理的制度和律則……，一切都要從根源處去研究、起步、前進！學畫的人，得從最基本的「矩形」起步，從方圓的原始律則去追求，再進一步推演發展開來，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在大學傳十有如下一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朱熹注曰：「絜，度也；矩，所以爲方。謂君子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無不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這段話的主旨在說明欲平天下，在上者必須先立定一個

方正的標準(矩)，一般人民才能依據此準則向外推演擴大此矩之功能效用。就像工程師、設計師一樣，只要善為利用曲尺，方圓曲直，千變萬化的器物和建築都可設計出來。所以此「矩」可以說是一種創造設計所依憑的工具，也可以說是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則。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君子，若能善為利用此工具，充份發揮此法則的功效，既可治國平天下，也可以創造出世間所有的文化和文明來。故「絜矩」之道，就是充份發揮「矩」的功能和它無窮的大用。

從幾何學的觀點說，矩，就是兩條線互相垂直所構成的直角形，兩個矩(直角)相合可以構成方。若將四個矩相對且疊合便可構成座標。兩座標軸上下、左右移動，就可形成無數平面矩形(正方或長方形)，座標軸角兩兩上下前後移動，中間所形成的空間便是矩體(即立方體)；若兩座標軸之一上下或左右擺動，則可形成各種不同的角度；若在座標軸的任一點裝一枝筆，順時針(或逆時針)運動，則可形成大小不等的圓。兩座標軸的各種錯綜複雜的運動，就可產生千變萬化的形制或器物來。或許這就是「絜矩之道」的原始意義。這其間有着無窮的變化與無盡的秘密和學問。

中國哲人太重視天道(圓)自然，中國藝術家對於此「絜矩之道」(矩之運用和功能)一向不曾深究和發揮其功能，以致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中對於「矩」的忽視和濫用。試看我們的門窗、桌燈、市招、書刊、畫幅……其形式尺寸竟漫無標準(國外此類大都有標準格式尺寸)。藝術家本來是最關心「形」的一群，但有些畫家，在畫人物或動物時，對於比例、線條的佈置並不十分妥當，這種情形同樣見於建築

和雕塑，這些現象與我們整個教育之忽視「絜矩之道」有很大的關係。

讓我再次強調「絜矩之道」之意義，它就是矩的運用之道，引申而為對法則、律令、制度之尊重、創制和靈活運用；建立合理制度之觀念，遵守律則的習慣，這是推展中國文化，以至藝術現代化過程中最關鍵性的急務，也是與世界文化接緣的不二法門。

十、原型是一切的基礎

宇宙間一切的東西，都有它的構成原理和原型(pattern)：研究物理化學的，一定要從研究原子、分子起；研究醫學的一定要了解細胞；研究繪畫的絕不能忽略筆法、筆觸，以至由筆觸的點線所組成的原型(pattern)，進一步去推敲造型與結構原理；研究文學的，則必須從字、詞、句、篇、次第前進，按照步驟、遵循律則，方可達於理想，這也是「絜矩之道」。

原型(pattern)是一切生命的因子，也是構成藝術生命的基礎。如繪畫、建築、舞蹈……每一種藝術都有其內在生命和外在形式的構成符號，而這些原始的象徵符號既是構成藝術生命的基本要素，也是構成藝術生命的規矩法則；所以每個原始象徵符號都寓有無窮的奧義和至美。因之，方和圓便是宇宙間最神聖最完美的符號。又如一般人都認為八卦是中國文字之雛型或原型，所以國人一直把八卦視為神秘和智慧的象徵。

我深深地體會到，一個國家的全體國民對於構成自身文化、藝術的原始基本符號的觀念和運作的靈活與否，關係着整個國家、民族、文化、藝術的興衰與消長。因為這些原始符號正猶如人的腦細胞；腦細胞衰老僵化就顯示出生命的衰老

和趨近死亡。所以我一再強調，原始符號或原型的研究和有效的運作是一切學問、一切藝術的起步，也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探秘；原型美的探究則是美學上的第一課，也是永無畢業的一課。因為原型寓有無限美和無窮的奧秘，而方與圓則是構成宇宙間一切形象的原型。

十一、結語

這個問題在心中醞釀了許多年，由於牽涉太廣太多，遲遲不敢下筆。趁着寒假回到寄寓雙松園，妻兒均早已開學，一人靜思冥索，一再探索、推敲、修正，終於完成此篇。一吐多年之鬱結。豈非人生之又一「不亦快哉」！

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脫稿於普林斯頓

△本文作者為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教授